

何乃健散文選 (1967-69)

【導 讀】

何乃健 (1946-)，祖籍廣東順德，出生於曼谷，一九五一年泰國發生激烈的武裝政變，五歲的何乃健不幸被彈片擊中，在醫院裡目睹了戰爭的悲愴，自此奠定了他熱愛生命與和平的思想。兩年後移民檳城，從此在大馬定居。在高一時，何乃健已熟讀整部《古文觀止》，打下良好的中文基礎。他先後取得馬來亞大學農學士和理科大學生物學碩士學位，曾任職於吉打州的慕達農業發展局，負責這個全國最大的稻產區有關水稻雙造種植的技術推廣及訓練工作，現為稻作學顧問。作品曾獲雪華堂及潮州八邑會館頒發詩歌出版獎 (1978)、第四屆馬華文化協會散文獎 (1982) 及第七屆翻譯獎 (1985)。

一九六五年何乃健出版第一本詩集《碎葉》，並開始發表散文，十年後出版散文集《那年的草色》(吉打：棕櫚社，1976；吉隆坡：十方，1992 [新版])，此後三十年餘創作不輟，另有散文集《浙瀝的簷雨》(吉隆坡：十方，1990)、《稻香花裡說豐年》(吉隆坡：十方，1994)、《逆風的向陽花》(吉隆坡：十方，1997)、《禪在蟬聲裡》(吉隆坡：十方，1998)、《讓生命舒展如樹》(吉隆坡：大將，2007)；以及多部詩集與合集。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散文卷(2)》收錄了自王葛以降的三十九

位散文作家，這些五〇和六〇年代的散文主要以哲理詠物和鄉土抒情為主，生活寫實的相對較少，唯美的抒情筆調往往遮蔽了鄉土風物背後的現實生活內容和心境；其次是借詠物之名強行說理的風氣，大舉侵入踏踏實實的鄉土題材，唯有苗芒等極少數作家不陷入泥淖。大系不但漏掉冰谷寫得非常深刻動人的園坵散文，也缺了何乃健獨樹一幟的哲理散文。

二十歲出頭的文壇新銳何乃健，滿腦子都是創意，他在散文裡很巧妙地融入莊周的（齊物）哲學思維，並吸收了《莊子》一書特有的，絢麗、迷人的詩化敘事風格，以致他在修辭及意象運用上的表現，較諸同時期的馬華散文名家來得出色。

《那年的草色》是六〇年代馬華散文的三大傑作之一（另兩部是沙燕和冰谷的散文集），此書意象綿密、色彩飽滿、富有想像力，屬於「出奇制勝」的道家散文。何乃健喜歡在某些很容易被一筆帶過的小事物上，錘煉出精緻動人的視覺效果，好比這雙疲憊的眼神：「那悵黯的眼神令我憶起一隻飽餐風砂的駱駝的瞳孔，多少海市蜃樓曾在牠趨近時遁逝，多少綠洲的夢幻滅在遲暮的蒼茫中。」這種高度詩化的語言，和奇襲似的想像，在詩人何乃健的散文裡俯拾皆是。透過想像和文字，他構築出一座深邃的〈雨後的夜城〉（1967），一座糅合了現實感受與詩化意象的檳城。

〈墓道上〉（1967）和〈墓前〉（1968）都是對死亡的沉思，基調是道家式的。前者在文本中構築一片墓地作為鋪敘理念的平台，以時間的浩瀚與無窮，對照萬物的生滅；接著用墓碑來討論一生的功過，留下一串解不開的問號。後者直接面對同學的英年早逝，對死亡有了更深一層的體驗，最令人動容的是結尾處，何乃健想植柳於墓旁，讓亡友遺骸裡的碳鐵氫氧鎂等元素，幻化成莖葉等纖維，

握著柳條即等於握著故人之手。這段描述，將生硬的生物學知識與哀悼之情感，融為一體，隱含莊子所言的自然物化之理。

呂晨沙認為《那年的草色》以詩人的靈視觀照宇宙萬物，作內心省察卻不流於濫情，而且構思巧妙；字裡行間更充滿詩的情懷，文氣變幻多端，韻律生動、意象鮮活、比喻精巧，善於營造氣氛。〈墳前〉在遣詞造句方面，滲合著比喻與轉化手法，苦心經營的陰暗意象，無一不與死亡綰合，把氣氛渲染得無比淒厲（〈評介《那年的草色》〉1982）。

〈四月的橡林〉（1969）則有天地與我為一的感悟，行雲流水的敘述，不經意顯露出他的農學知識，身邊的草木遂有了表情和美好的互動：「芒草在風裡瑟瑟縮縮，兜絆著我的褲管，彷彿在挽留我的行腳。芒草呵，我熟悉你的拉丁學名像熟悉老朋友的小名和綽號。」這是他在吉打州一個外國人管理的園坵實習期間的作品。

〈化石〉（1969）可說是馬華散文的異數，早在台灣作家林燿德將地質學知識硬生生嵌入台灣散文之前的十餘年，滿腦子創造性的何乃健已經做過同樣的前衛實驗：原子、原生質、星雲、古生代、三葉蟲、鮫龍和禽龍等語彙，在大道的鋪陳裡一一重現，回溯到「邈遠得只有神知道的年代」。這類散文的發展潛能是非常可觀的，可惜何乃健志不在此。他眼中的化石，不僅僅是化石，其中蘊藏著道家那種充滿超越意識的生死觀和宇宙觀，在浩瀚的宇宙歷史當中，人的一生不足道哉。而他想探討的，正是這些。

哲理或對生命的體悟，都不是哲理散文成敗的第一要素，其實謀篇技巧、意象修辭，和想像力的演出，肩負著更吃重的任務。年輕的詩人何乃健非常專注於文字技藝的修煉，以及莊子（齊物）思想的轉化，但他並不急於哲理的傳達，故兩者得以相輔相成。何乃

健的哲理散文一出手，便凌駕於有志此道卻泥於說理的名家之上。

何乃健後期的散文較偏重於禪佛之道，以及環保理念。佛理替何乃健解決了人生的眾多疑惑，也改變了他的散文風格；多了人生經驗的磨練和感受，卻少了莊周式的渾然逍遙，也逐年淡化了語言的詩意和創造力，轉向較質樸、厚實的佛教散文。何乃健的後期散文風格，可以在這幾篇早熟的少作，找到若干思維的軌跡與雛型。

雨後的夜城

夜，冷森森的。天空像一灘傾翻的黑漆，閃爍的星星像盞盞罩著黑紗的燈籠，照不亮黯淡的夜空。

從朋友家裡出來時，掛鐘剛敲了八響。我獨自騎著陪了我八年的老鐵馬，悠然的踏回家去。

剛才那一陣滂沱的豪雨，似乎把散心的行人底遊興淋濕了，長長的瀝青路上，只有寥寥數對情侶，肩擠著肩膀的慢步蹣跚。馱著濕氣的晚颼漸漸的吹拂著，對他們該是一種賜予了。

停泊在五腳基旁的是幾輛三輪車，有的車夫扯下了遮雨的簾蓬蓋在身上，瑟縮著在車座上打瞌；有的把腳高高蹺起來，入神的抽著紙菸。當我經過他們身邊時，我的視線驀地觸及一雙凹陷在黑眶裡的老眼，沉甸甸的眼瞼垂滿了疲憊和睡意，像一面只由一絲細線吊掛起來的重簾，隨時會掉落下來。那悒黯的眼神令我憶起一隻飽餐風砂的駱駝的瞳孔，多少海市蜃樓曾在牠趨近時遁逝，多少綠洲的夢幻滅在遲暮的蒼茫中。

前面是一個十字路口，我把車略為停頓，正想向左拐彎，忽然迎面馳來一輛三輪車，一個大塊子的水兵，正載著兩個同伴，如入無人之境似的向前疾衝。他們手中各握著一罇黑啤酒，邊飲邊唱，聲音像一隻公鵝在瘖啞的鳴叫，那張讓酒精燒紅的臉龐簡直和燉熟的龍蝦一樣，令人擔心所有的紅血球，會迸裂血管而噴濺開來。這些經年累月巡戈在浩淼海上的水兵，宛如終生漂泊在大海上的海

鷗，已經看厭了融滿藍靛的巨浪、飄遊的雲靄、綴銀的夜裙，聽膩了渦瀾的哽咽、拍舷輕浪的唏噓、同伴撥撚吉打彈唱的思鄉曲，及機房裡蒸氣和渦輪，哼哦了千百萬遍的老調。他們只有藉輪船泊岸的那一刻盡情買醉，讓濁醪烈醴溺斃心坎上的鄉愁和寂寞。酒赤裸了他們的靈魂，打開了他們深錮著滿腔悵悶的心鎖。

我轉入了另一條較前寬敞的馬路，行人和車輛也比剛才來得擁擠，雖然大部份的店舖已閉門休業，但仍有不少黯紅慘綠的霓虹燈在擠眉弄眼。那幾檔擺設在餐室前的麵檔和粿條攤，爐火熾旺，煙氣騰騰，陣陣熟食的香味撲鼻，飢腸不禁為之輾轉作響。在一盞矗立大溝渠旁邊的路燈前，有一輛破陋不堪，模樣兒像冰水小販用的那種四輪腳踏車，上面放置著幾個包袱，兩卷破蓆及一個祖先的靈位。一個蓬頭垢面的中年婦人，正餵著一個坐在上面的男孩子，他們的衣裳黝黑齷齪，分辨不出究竟是褪色的黑布，抑或白布沾染了汗穢塵土。我心中暗自臆測，他們到底是劫後餘生的災民，或是傾家蕩產後的流浪兒。那男孩約莫四、五歲，赤著上身，瘦癯的身軀像浮雕過一般，凸現出根根肋骨，而腹部卻宛若一個灌滿空氣的皮球鼓漲起來。他那雙無神的眼死盯著懸掛在檔位的肥雞和臘腸，那神色叫我聯想起印度大飢荒時，那些只剩一層黝黑的皮膚蒙在骨架上的飢童。這男孩雖被擯棄在幸福圈外，但他的遭遇還遠勝過印度洋另一邊千千萬萬的人呢！

路盡處有一道小黑巷，我穿它通往另一條僻靜的街衢。街道兩旁的路燈很柔和，瑩白中滲入微微的綠，落在手臂上總帶一絲寒意。長筒形的燈管伸向街心，樣子像在互相鞠躬行禮。由於修路工程未竣，路工把紅燈掛在路旁，警告來往車輛小心留意。那一盞盞嫣紅的燈，若一顆顆佈滿血絲的眼，以疲憊慵倦的目光望著我，彷彿要

向我傾訴滿腹哀怨，使我不期然的憶起一個大熱天，當我經過一道熙攘的街道時，一群皮膚黝黑的修路工人，正在汗流夾背的修補馬路。他們用鏟把碎石鋪滿了路面，讓龐然的壓路車隆隆輾過，當他們抬起頭來用手背揩去額頭上的汗珠時，我看見每個人都有一雙讓炎陽烤得發紅的眼。這些無名的築路工人，一生都在為他人鋪路中默默的渡過，他們的血液都匯入半島的地圖上那密如脈絡的公路裡。在夫人先生的眼中，他們完全像小碎石一樣的微不足道，但是我敢說，他們是偉大的，縱有千萬擔石子、瀝青；縱有千萬架輾路機而沒有他們的血汗，城市的一切繁榮只存在工程師的藍圖裡。望著這些紅燈，我的心充滿了對這些路工的敬意。

雨後的夜城，愈來愈靜謐。

墓道上

下了幾陣輕如墜蕊的雨，屋後不遠處那座小土阜顯得更蒼翠欲滴了，很久以前我就想跑上山去，躺在綠樹的濃蔭裡，輕輕的背誦幾首唐詩。能在繁忙中偷取半日閒暇，能在騷攘中覓得一方靜土，讓思緒像蛛網中一道纖細的遊絲，任憑颶風把它帶著飛颺而去，漫無目的附黏上什麼，或完全不附黏上什麼，這未嘗不是一件悅心的樂事。今天出門時瞥見山頭那棵枝葉繁茂的清明樹，竟在一夜間密密麻麻的綻放一樹黃花，心中不禁油然而生起登山的想望。於是改變出門的初衷，獨自沿著薯園外那道蜿蜒小徑迤邐而上。

墓道上偶而有一兩塊石級，兩旁茅草離離，白茫茫的一片，風乍起即晃盪搖曳，如起伏的白浪，如風犁的卷雲，如收割時的棉絮。茅草在風中細微的窸窣低語，像白髮皤然的老叟，扶杖兀立，迎風追憶少年盛事，而為青春的傷逝愀然唏噓。以人類的壽命較之，茅草的青春無疑是短促的。它和其他的草木植物一樣，在短短的四個季節裡走過萌芽、茁壯、開花、枯槁四個生命的驛站。但若以整個空間和時間來與之對比，則人的生命和茅草的青春，都和萬里長空外掠過的鷹隼與鶯雀一樣，在肉眼中小得渺無蹤影。任何有限的事物在無限的大宇宙中都變成無限小。那些藏在葉片下結繭的毛蟲，因為視野被障蔽了，竟沾沾自喜，以為只憑一葉即足以遮掩浩浩迴空。那些游弋在一滴水點裡的鞭毛微生物，以為天下盡在滴水中。那些死獸在花盆裡的蚯蚓，以為足跡已遍宇內。這些可憐的傢伙，

真令人爲之感到深深的悲哀！

隔著修長的草叢，可以看見一個瘦瘠的印度牧童，斜坐在高墳上，把腮埋在肘彎裡，慵然地凝眺著啃齧野草的牛群出神。搖動著銅鈴，牛群低垂著頭，貪婪地把草葉囫圇吞下，彷彿要喫盡漫山遍野的綠意。斜坡後雲湧其上，風在爲它們不斷造型，有時看去像碉堡林立護衛的皇城，瞬間間又變成崗巒起伏的島國。變化萬千，無從揣測，碌碌眾生，畢生爲了蝸角虛名，蠅頭微利而鑽營；他們像那只顧吃草，無視雲的變幻的牛群，不察时序的飛遁，直至滿頭烏絲已灰白如雪，才覺察到凸著銳角的壯志已被流光淘洗成圓滑的石卵，而數十年來夢寐以求的富貴榮華只不過是鏡花水月。那時，生命已近窮途，回顧走過的路又迷濛一片。過去空白的回憶不足以支持遲暮的沉重，他們只有以禿樹的立姿看晨昏匆匆而逝，等待一個不可知的時刻底到來！

一隻斑斕的彩蝶在我身畔翩躚而過，撲落不遠處的一叢亂草。好奇心使我像一隻嗅到魚腥的貓，撥開茅草向前走去。一株被火焚灼過的大樹頭置身在草叢中，斑駁的樹皮已幾乎剝落殆盡，只有隙縫裡撐出數傘褐黃黝黑的野蕈，還帶著一線的生機。樹頭旁邊還有一塊石板，一株長春花斜斜的長出來，挺秀地開著星狀的小白花。她雖然渺小卑微，但仍不負造物的苦心，營造了一抹春意。反看那龐然大樹，在垂死的掙扎中，連一絲淡淡的綠也萌不出來了。你說衡量生命的價值是否不在乎高貴或卑微，而全憑輻射出來的能量和光輝呢？

左側有一個雜草叢生的墓塋，想必是無人掃墓以致碑碣倒塌草中，爬滿蒼苔。上面雕鏤的墓誌已字跡模糊，難以辨認了。時間真的不饒人，它不但漂白了人們的鬢髮，刮高了我們的額際，搖墜了

牙齒，甚至在人們離開了世界之後遺留下的一些痕跡也抹除了。那些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埃及法老，耗費了千萬人的精力血汗，爲自己建立了宏偉的金字塔，以爲這樣就可以不朽，然而悠悠千載後，這些貴人們如今又安在哉？矗立在莽莽大漠中，任由風砂、烈日、亘寒剝蝕的金字塔及人首獅身像，只令人徒增「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感慨罷了。臧克家在一首〈紀念魯迅有感〉的詩中有這麼兩節詩：

有的人，騎在人們頭上：「啊！我多偉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給人們當牛馬。／／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頭上想不朽；
有的人，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那些想用同胞的骷髏作基石，群眾的肌膚作牆垣民族的血汗去塗抹髹漆一座個人的祠廟的人，在看了這些崩毀淒慘景象之後，會否豁然領悟人世間的顯赫富貴只不過是水湄的一枚紫貝殼，轉瞬即爲潮水迴捲而去呢？

山頭在望了，我一口氣跑到清明樹的濃蔭下，揩去額頭的汗，向四下打量。映入眼簾的盡是壘壘的墓塋，有的寬闊偌大，高墳龐然如嶂嶻，比許多貧民窟裡，沙甸魚罐一般的小房間更寬敞；而有的則簡陋侷促得像一個圓拱形的白蟻窠。雖說死神是最公平的，不論什麼人都一視同仁去拜訪，他召去瑟縮在騎樓下的乞丐，他去敲拍王侯的金屬大門，但許多英雄烈士往往死無葬身之地，漢奸們卻能白馬素車，極盡哀榮。死神莫非也經不起眩人元寶的賄賂？

金烏西墜，遠處的大海正在燉煮一鍋紅霞，饗遠山，饗歸帆。魂兮魂兮，當夜把穹廬搭起，你們吞著山風，提著青燐鬼火躑躅山頭，俯覽人間萬戶燈火，你們將搖頭嗟嘆，將高聲浪笑，將迎風呼嘯，或是將哽咽飲泣？

墳 前

雲悒鬱地俯向大地，像一團團黑色的、飽和著淚水的海綿。那堆在雜草叢生的墳場裡隆起的黃土，還顯得很潮濕，像還沒把淚痕抹乾的臉孔。那環花圈裡的雞蛋花，經過幾個晚上的守夜，臉色更加憔悴枯黃，無精打采地枕著黃土打盹。蠟燭的淚雖然流乾了，但是滲在淚裡的血痕仍斑斑點點凝結在泥地上。幾張在火焚中化成翩翩蝶影的冥錢，無力地展著黑翅，伏憩在狗尾草上。我無言地立在你跟前，永訣的悲傷使我的心像一枝讓風雨打落綠葉的枝桠，低低地斜伸著，挑著的雨滴，欲落不落地掛著。此刻我們距離得那麼近，近得彼此若伸出手來，就可以互相握著；我們也距離得那麼遠，遠得像兩顆不能用光年及其他天文數字來表達距離的星球。你蓋著黃土，沉沉地睡著，做著一個黑色的夢，我知道即使是山崩地裂的斷層地震，也不能把你搖醒的了。

悠悠的過去和邈邈的未來茫然如黝黑的天空，短暫的現在，只不過是一道透過隙罅的光線照亮的空間，隨著光線遊移著，我們就宛如小微塵，在黑暗中不知飄徙了多少億萬兆個世紀後，才偶然撞進了這道光線折射所及的空間，分沾了一丁點的光能和熱力，感覺到自我的存在，隨即又匆匆的飄回永恆的黑暗中。死去的可能不再有知覺，活著的卻感到哀痛。雖然如此，我仍舊不讓難過從淚腺中絞出一滴淚，請莫誤會我不重視多年的友誼，倘若淚的冷冰能把你凍醒，我願意把淚泉匯成一個小圓池；但是，事實已永遠不能叫你

的眸子再閃爍著星星的光彩，我何不把痛苦在心中深埋，連同美麗的回憶，以及僵冷的悲哀？

死亡是一個隱形的女巫，常常跨著飛帚從我們身邊擦過，只不過我們很多時候毫不覺察罷了。死亡撲朔如啞謎，活著一天，就一天不知道謎底。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夜晚，我們在星空下談玄說怪，我們的四周氤氳著聊齋裡的霧氣。談到後來，我帶著打趣的口吻說：朋友中誰先找到了死的謎底，誰就到生者的夢裡向對方把神祕挑破。而今，你進入了那扇死的窄門已經幾天了，為什麼總不見你到我夢裡來呢？莫非這幾夜濛濛的雨把那盞為你引路的鬼火淋濕了？

再過幾天，我會從校園折一枝熱帶柳來，栽在你的墓旁，讓它在山野的雨露中茁長，讓它為這荒涼的山頭多粧點一份綠意，讓它長長的綠篠挽留趕路的風和你聒絮。待到來年清明，雨絲濛濛亂撲行人面的三月，它一定風姿綽約了。那當兒，你骨裡的硫和碳變成了它莖裡細胞的原生質，你血裡的鐵和鎂化合成它葉裡的葉綠素，你肉裡的氫和氧編成了它篩管裡的木質纖維，我握著那俯垂向我雙肩的柔條，就等於握著你的手了。

蟬鳴很急，暮色從四方八面流注，快浸上山頭了。別了，朋友，你且好好安息。

四月的橡林

吮吸了四月的朝曦，葉綠素紛紛結晶成爲薄可瀟光的翡翠，沉澱在嫩莖梢頭，鋪展著，挺伸著，疊伏著，連綿地綴聚成厚甸甸的葉氈。覆蓋著千畝的橡林，覆蓋著披裹晨霧而來的我。

小徑的左側是個傾斜的山坡，一片蔥蔥籠籠的新綠，像一匠綠色的瀑布滑瀉下來，淹沒了右側的山谷。薄霧氤氳著，皎然如瀑布沖擊著突兀的岩崖時，飛濺而起的水花。懸在枝桠間的蛛網，串著水氣凝結的露，串著晶瑩的蚌珠，莫非神話裡那位淚化彩珠的鮫人，昨夜曾在這裡哭過？

芒草在風裡瑟瑟縮縮，兜絆著我的褲管，彷彿在挽留我的行腳。芒草呵，我熟悉你的拉丁學名像熟悉老朋友的小名和綽號，別人或許因爲你渺小，匆匆踐踏著你而過，不屑一顧，而我可不呢。我不在顯微鏡下無從觀察你的橫切面，別人在千哩外何嘗能藉著望遠鏡眺望我？你在金甲蟲的複眼裡是一株龐然大樹，我在太虛裡是一粒蕞爾的小塵埃，我們在莊周的天秤裡是等量的！

一陣喜鵲的喧噪令我仰望，雲鱗叫人聯想到白肚的海鷗，蒼穹蔚藍得令人渴望去解纜和揚帆，我吹著口哨，模仿著鵲兒的腔調，我吹一轉，鵲兒報我一陣回響，或許牠真的以爲我是牠所召喚的伴侶呢！喜鵲，你知否你戀著那歌聲，只不過像水仙戀著湖水裡的倒影呢？

小徑轉向一片低窪的平原，綠色的瀑布緩流成綠色的海洋，竹

稷草和牛角草蔓延四野，在風裡搖曳，如曼妙的海藻，山躑躅和山辣椒綻著紫色的花，神祕如深海裡的寄生蟲。不遠處的山溝旁，幾個刈草的工人正圍著一團燃燒著枯柴的燭火取暖，那舞動的火舌像觸臂四張的紅海葵。

紅海葵只有你知道膠林裡，曾有人淌下多少血汗，多少淚？幾十年前這裡是一個荒林，野樹山獸正在做著原始的夢，曾幾何時，山野怒綻著紅海葵，許多參著宇寰的天柱塌圯了，傾下大塊陽光，從此，那大群橫過印度洋，南中國的遊子，就在這裡世代生了根，用他們的淚和汗灌溉了這片膠林，誰敢說乳白的膠汁裡，沒有滲進這群已化為白骨的膠工，當年淌下的汗和淚裡的鹽分？

小徑又拐彎了，綠色還是無窮盡的綿延著。呵，四月的膠林，葉綠素把我的心浸漬成一顆剔透的綠水晶。

化石

每當我徘徊在紅泥山上，遠眺著陣陣歸鴉翹馱暮色去撲滅天邊的殘照，一陣蒼茫的、懷古的幽情，就在空寂中冉冉而昇，像一顆在濃霧裡浮起的星辰。不止一次了，我如一隻臨風的鷺鷥，涉足於沁涼的夜色，嚼喋著許多夾在沖積層裡，僵成化石的頁頁回憶……。

前些時候隨地質學系的同學上紅泥山，威廉教授指著嶙嶙峇峇的土壁說：

「這些屬於沖積層的土壁，約形成於二萬萬年前，亦即是古生代的後期。你們看，這些紅色砂岩和頁岩，從前都浸在海水裡呢！」

呵，歲月重塑萬物的正面與側面，就像疾風重新揉捏天空的積雲。呵，古生代的死靈魂們，我所呼吸的空氣或許曾經過你們的肺葉；我細胞裡的碳、氫、氧或曾在你們的原生質裡逡巡；這些小塊原子或曾經是你們生命的一部分。只有它們才稱得上不朽呢。它們和宇宙同一個誕辰。那些邈遠得只有神知道的年代，宇宙的黑子宮裡還沒有懷地球的胎、九行星的胎，那刻我身上的全部原子已經存在，你身上的原子也已全部存在。像縈迴成一個大漩渦裡的每滴水分子，它們迴旋在一團未成孕的星雲。你們這些已成化石的死靈魂呵，你們和我原都是由同一堆黏土捏成的，你們這些被搓揉擰捻成一叢海藻、一隻史前魚、一棵羊齒蕨的化石，你們在活著時可知道億萬年後有我，你們可知道我的億萬年後有誰呢？滄海桑田，白雲蒼狗，淺海和紅泥山，在一瞬似的二萬萬年後，竟如斯變逝幻化，

我想縱使被三文治成化石的三葉蟲復活了，也要眩轟的。

在一本地質學的雜誌裡，我翻閱到一篇有關考古學家們挖掘恐龍化石的論文。這些巨獸，背鰭有稜，足如廊柱，身軀龐然如虎型坦克^{*}也轟不塌的牆垣。在科學家筆下，牠們猙獰翹首，睥睨著發怒的火山群；蹂踏過泥沼時，聲勢隆然，如一架重噸位的剷泥機。我渴望有一天真的能在博物館裡仔細端詳這些化石的骨骼，輕輕叩著牠們的每塊骨頭，傾聽著聲聲迴響，聲聲死靈魂的太息。你們這些鮫龍呵、禽龍呵、蝙蝠龍呵，你們叱吒風雲的威風而今安在哉？你的齒列戮穿幾許同類的血管，而今還不是都蛀成崩鏹的鏽刃，連一塊軟骨也啃不下了！

想起化石，想起湮滅的年代，我遽然的感到一陣悸慄，像冰凍的手指，在我的龍尾骨揷了一把。恐龍時代被火山岩埋葬在海底，只在考古家的筆記裡留下一頁殘跡。而當有這麼一天，蕈狀雲把我們薰成白骨，陷入導向飛彈轟開的地獄裡，形成化石；億萬年後，哪一種生物將來考古，研究我們這群屬於靈生代的木乃伊？

[*編者註]：虎型坦克 (Panzerkampfwagen VI Ausf. E Tig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最具威力的厚裝甲重型坦克，重七十噸，有一門無堅不摧的 88mm 口徑巨炮。